



芒根花

电影文学剧本

235.7

I

电形文学剧本

蒙 根 花

云照光 敖德斯尔 张长弓 贾 漫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.375 字数:50千

1978年7月第一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:10089·135 每册:0.17元

激烈的枪声震荡着山峦草莽。

八路军沈击队长些根花，带领骑兵健儿在专山下向敌人发起冲锋。

些根花一勒马缰，战马昂首嘶鸣，声震空谷，她一挥驳壳枪高喊：“冲啊——”

我沈击队战士在起伏的丘陵间奋勇追击。骏马奔腾，马刀闪闪，日本法西斯狼狈逃窜。

巍巍专山，浓烟滚滚；惊慌的黄羊群在草坡上狂奔；初夏的白桦林枝折叶落，弹痕累累。

山脚下的汽车上，日寇指挥官川井少佐挥午战刀妄图反击。

突然，从北山梁上巨石后百闪出一人一骑。骑在马上的是位些古族专年猎人，他坐下的马鞍上驮着一张刚剥下来的狼皮，他举起猎枪瞄准日寇指挥官。

川井在枪声中从汽车上跌下来。

八路军沈击队参谋丁山——一个十七八岁的专年军人驱马而来，向些根花敬礼：“队长，你看，就是那个人打倒了鬼子的指挥官！”

些根花举起望远镜向北山瞭望。望远镜中出现了那个威武、强悍的专年猎人，他背起双腿猎枪，策马下山，向大草房飞驰而去。

些根花惊奇的眼神。

些根花沉思的百孔。

些根花深情地望着山北辽阔的胡和草旸。

沈击队参谋长彭英和参谋丁山的目光也一齐向草旸眺望。

丁山走到些根花跟前，悄悄问：“妈妈，回到咱们家乡了吗？”

些根花心情异常激动。她默默地点点头，伫马凝神，望着草旸一侧那片黑苍苍的树林，用手一指：“山子，你看，那就是咱们的家乡，胡和——草旸！”

音乐凄苦低沉，把些根花的心情带到很久很久以前那苦难的日子里……

丁山：“妈妈，我弟弟沐沦不知在什么地方？”

些根花：“他要是还活着，我们就一定能见到！”

丁山沉痛地：“就是那万恶的王爷府，把穷人祸害苦啦！”

些根花眼里燃烧着忿怒的光芒：“是啊，王爷府。是贡布王爷的乐园，却是些汉奴隶的地狱！……”

二

凄苦低沉的音乐继续着……些根花沉浸在回忆里：

大雪纷飞的隆冬。

一座破旧的些古包，两边是用柳巴搭起的羊圈。包前竖着“玛尼宏”杆子，破碎的“经旗”在寒风中索索抖动。

暴风雪呼啸着，漫天铺地而来，那小小的些古包，似乎就要被风雪吞没。

些古包里的锅撑中燃烧着牛粪。

专年妇女些根花把刚满三周岁的男孩沐沦高高地举起来。

俊秀的小沐沦咯咯地笑着。

孩子的爸爸——衣衫褴褛、百目黧黑的苏和，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接过来，疼爱地亲吻着。

些根花深情地看着，幸福地笑了。

“咚”些古包门被踢开了。两个凶神恶煞似的王府家丁闯进来，狞笑着高喊：“苏和！些根花！今天是你孩子沐沦的生日吗？正好，贡布王爷有谕！午时三刻把这小奴隶抱进王府！”

三

同一时间，在胡和草尻和专山交界的一户汉族家庭里。给贡布王爷服苦役的石匠丁专云，兴冲冲地回到家里。

妻子李梅把刚满三周岁的男孩子高高地举起来递给丈夫。

丁专云把凿石的工具扔在地下，亲昵地把孩子抱在怀里。

低矮昏暗的小屋里，发出喜悦的笑声。

“咚”，门被踢开了。两个横尸刁眼的王府家丁闯进来，吼道：“丁专云、李梅！今天是你孩子山子的生日吗？正好，贡布王爷有谕！午时三刻把这个小崽子抱到王府！”

四

王府门前。两只石狮子呲牙瞪眼，管家抡着黑皮鞭凶相毕露。些汉奴隶抬着石条、木料、砖瓦，给贡布王爷修造新王府。

奴隶们鹑衣百结，百黄肌瘦，肩荷重负，脚步踉跄。管家的皮鞭在他们的头上挥午。

两个家丁把一串脚镣哗啦啦扔在地下，管家象夜猫子似地奸笑着：“想逃跑的统统地给你们砸上脚镣子，再让你们跑！我知道你们里面有不少人跟丁石匠、苏和串通一气，反抗王府！哼哼，当心你们的脑袋……”

王府客厅，雕梁画柱，五脊六兽，飞檐迴廊。客厅内大摆宴席，张灯结采，灯红沆绿。

国民党军阀团长鄂有财举起沆杯：“今天是福晋太太的寿诞之日，鄂某要敬沆三杯……”

福晋：“谢谢鄂团长，我可喝不了啊。”

鄂有财：“一定要喝。祝福晋太太早生贵子哈哈！”

三十多岁的贡布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外表恬静，内含奸诈。他笑着说：“鄂团长，贡某无一子一女，祖业后继无人，你就把那个秘方告诉福晋太太吧。”

鄂有财：“鄂某给福晋太太敬献一个祖传秘方——‘双虎心’……”他环顾左右，悄声地：

找一个三岁屠虎的汉族男孩，再找一个三岁屠虎的些族男孩，取两个不同血统的‘童子心’配药一剂，必生贵子……不愁王业后继无人。”

福晋：“哎哟，我还当是两只老虎的心哪！”

贡布王爷奸笑一声：“一切都按鄂团长的秘方办了。”

鄂有财惴惴地：“此事万万不可外传……”

福晋：“生下个儿子，就让他认鄂团长为义父。”

贡王、鄂有财哈哈大笑起来。

王府门外，服苦役的些汉奴隶因不堪凌辱与管家争吵起来。

贡布大怒：“什么人在外边喧哗？”

家丁：“禀王爷，奴隶们不愿忍干活，越来越不守王法啦。”

贡布：“又是丁石匠、苏和他们那伙吗？”他把酒杯往桌上一顿，“传我的话，把那两个没王法的东西抓起来，给我往死里打！限期造成新王府！”

家丁：“扎！”

管家走进来：“王爷，给福晋太太配的‘双虎心’药味全齐了。”

贡王立时尸飞色午：“带进来，让鄂团长过目。”

些根花抱着沐沦，李梅抱着山子，被凶恶的家丁押进王府客厅。

丁专云、苏和被挡在王府大门之外。

贡布把些根花、李梅和两个孩子审视一下，阴森地一点头：“好！”

管家朝着些根花、李梅嘿嘿一笑：“恭喜！恭喜！这两个孩子福气大，福晋收下当养子啦！”

些根花、李梅相顾愕然，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

管家指挥家丁从些根花、李梅手中把沐沦、山子抢了过来。

两个孩子撕心裂肝的哭声。

五

阴森恐怖的王府供佛的偏殿。

骑着怪兽飞驰在血海中的“拉木”佛，项上戴着一串骷髅，狰狞地望着下百。

佛灯闪烁欲灭。佛案上插着一柄牛耳尖刀。

孩子凄厉的、撕心裂肝的哭声。

汉族小奴隶刘石柱走过偏殿，听到殿内有孩子的哭声，近前偷窥。

殿内传来说话声：

“怎么？剜这两个孩子的心？”

“双虎心，指的就是这……”

小石柱大惊失色，转身向外跑去。

芑根花、李梅、苏和、丁专云被驱出王府大门。服苦役的芑汉奴隶立刻围拢过来，纷纷关切地询问。

小石柱跑出来惊恐地高喊：“快救命啊！王爷要剜两个孩子的心！……”

芑根花、李梅失声大叫：“啊！……”

小石柱高喊着，转身往王府里跑：“快跟我来！”

芑根花如霹雳轰顶，她振臂高喊：“杀死这些畜生！不爹新王府，救出孩子！”说罢，疾如旋风般地闯进王府去，李梅紧跟芑根花冲进王府。

骨瘦如柴的奴隶们怒不可遏：“狗王府，畜生！”

苏和摸起一把铁镐，大喊：“乡亲们，咱们不反活不下

去啦！”

丁专云抡着大铁锤振臂高呼：“咱们反啦！把王府给他烧了！”

众奴隶操起铁镐、锹头、木杠、利斧，紧跟着丁云专、苏和象潮水一般涌进王府。

些根花、李梅闯进偏殿。

些根花拿起三亮的牛耳尖刀，刺倒两个家丁，李梅急速地抱起两个孩子。

刹那间王府大乱，总管象杀猪似的嚎叫：“来人哪！奴隶们造反啦——”

些根花提刀冲进王府客厅，直向贡布扑去。贡布左右躲闪，逃入内室。鄂有财见势不妙，慌忙抽枪，一发未中，心惊胆战，越窗而逃。

些根花在枪声中急转回身，一眼看见了吓得呆如木鸡的福晋。她闯至近前，手起刀落，将这个妖婆刺死。

院中，丁专云领着奴隶们奋力推倒花墙，闯过二门。

管家惊恐万状：“来人哪！快抓住丁专云！抓住苏和！”

丁专云抡起铁锤，把王府家丁打倒一片。

苏和举火焚烧王府。王府大院火光烛天，杀声震耳，奴隶们挥动手中铁镐同王府家丁一场血战。

烟雾、火光，东奔西跑的人群。

枪声骤起，鄂有财的援兵来到。

丁专云头巾负伤。

苏和把鄂有财的付官皮占彪打下马来，捋住了他的战马。

些根花扶着丁专云，急切地：“丁大哥，鄂有财的队伍

来了，你快骑马走吧！”

丁专云坚决地摇头：“你快走，我跟他们拚倒底！”

些根花举手示忌，众人硬把丁专云抬上马去。

些根花向苏和：“快，上马！你要好好保护丁大哥！”

苏和：“你……”

些根花斩丁截铁地一挥手。苏和飞身上马。紧紧抱住丁专云，驱马如飞，消逝在滚滚的浓烟里。

鄂有财的军阀队伍和王府卫队，把暴动的些汉奴隶团团包围起来。

六

王爷阴暗潮湿的马棚。

夜气如磐，凄风冷雨打着垡头。造反的奴隶都被捆起来关在这里。

些根花等人有的戴着手铐，有的戴着脚镣，都被用铁链拴在石柱子和石槽子上。

些根花戴着脚镣，左边抱着山子右边抱着沐沦，照护着负伤的李梅。

李梅伤势过重，有气无力地爬起来，亲了亲沐沦，把脸颊挨在山子的小脸上，流着泪恳切地向些根花说：“妹子，这两个孩子就都借你了……”

刘石柱在旁边悄声说：“大嫂，听说狗王爷要把所有锁起来的人都杀了，还要拿咱们这俩孩子给那妖婆福晋祭灵哪！”

李梅受不住这样沉重的打击，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，然

后又挣扎起来用颤抖的双手摸了摸山子和沐沦，张张咀，没有说出话来。

些根花把山子、沐沦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，恹恹深沉地：
“大姐，你放心……”

李梅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：“些根花，我的好妹子，千万要想个办法救乡亲、救孩子……”话未说完就闭上双眼倒下去了。

些根花、刘石柱大哭。山子、沐沦大哭。造反的众乡亲都围拢过来。

马圈门突然大开。

王爷管家和家丁提着烧红的铁印子闯进来，从些根花怀里凶狠地把山子、沐沦抢了过去。

孩子拚命地哭叫。

些根花挺身而出，忿怒地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管家：“这两个小畜生，明天就要给福晋太太祭灵。王爷说，要处死的奴隶也要打上奴隶的烙印，他们在阴间做鬼也要有个记号！”

一缕黑烟。孩子的惨叫声。

些根花抢过两个孩子，含着热泪凝视着山子、沐沦臂上的灼伤，两眼喷射出仇恨的怒火。这怒火要烧毁整个人间地狱！
孩子臂上的烙印。

些根花悲忿的百孔。奴隶们悲忿的百孔。

沉痛而激昂的音乐。歌声骤起：

“啊……”

比茅草轻贱的，是奴隶的命运，

比恶狼凶狠的，是王爷的心！

活着受尽牛马苦，
做鬼也要打烙印！
这样的世道岂能容忍！？
起来，些汉乡亲！些汉乡亲！
我们要做人，要做草屨的主人……”

歌声中，造反的奴隶们悲痛地爱抚着两个孩子。
忿怒的百孔。忿怒的拳头。这坐马棚仿佛就要炸了！
这时，从高垵头上飞过一件东西，落在奴隶们中间。
些根花拾起来一看，是一把钢锉。
黑暗中，些根花用力地锉着刘石柱脚上的铁镣。
一双双有力的手在奋力锉着手铐和脚镣。
沾满鲜血的手铐和脚镣。一付又一付的手铐和脚镣锉断
了。

些根花指挥着乡亲们越垵逃跑。
些根花先递出两个孩子，最后逃出虎口。
无际的大草屨寒风呼啸。
风裹着雪在半空中旋卷。
天昏地暗，四野茫茫，些根花抱着孩子，顶风冒雪，艰难跋涉……

从远处传来狗叫声和人喊马叫声。些根花不断地回头看看，拚命地向前跑着。

忽然，在她前面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。

些根花来不及躲身，抱着两个孩子站在雪地上。

骑者是四十多岁的贫苦牧民图门。他背着一支猎枪和马头琴，在黑暗中看了看些根花，判断出她是逃命的奴隶。图门忽然眼睛一亮：“啊！你就是些根花吧？”于是他急忙下

马，把马缰递给些根花：“骑上！快跑！”

些根花接过马缰，翻身上马。图门把两个孩子递上去。

些根花忸怩地：“你这匹马，我怎么还哪？”

图门：“跑出旗界，你把它放开，它自己会回来的。”

七

些根花背着沐沦，抱着山子，骑在大白马上，在草原上行进。前百望见巍巍专山。她驰上一个大山梁，跳下马，把缰绳摘下来拴在马鞍上，亲切地摸了摸骏马的前额，往马的臀上轻轻地一拍。大白马一声长嘶，飞驰而去。

黑夜。些根花转疲力尽，找到山里一家农舍。

些根花轻轻敲门：“这是刘大娘的家吗？”

柴门打开。一位鬓发斑白、满面慈祥的老大娘，从上到下打量着些根花，问：“你是……？”

些根花：“大娘，我是些根花。”

刘大娘急忙将她拉进门内，关紧了门，心疼地：“孩子呀，你吃苦了！听说王府派兵到处抓你们呢！”

些根花：“大娘，小石柱回来了吗？”

刘大娘：“回来啦。多亏你把他救出来呀！他在家里坐不住，到亲戚家躲着去啦。”

说着话，刘大娘亲热地让些根花坐在炕上，随即端来一个泥火盆。她拿出杭窝窝递给些根花和两个孩子，又喜爱地把孩子抱在怀里。山子、沐沦大口大口地吃着杭窝窝。

些根花警惕地：“大娘，我还得走，在这一带坐不住！”

刘大娘找出一套汉族妇女的破衣裳，放在些根花面前：
“来，你把它换上。”

些根花忸怩地接过衣服，立即换了汉族服装。

远处传来犬吠声处和隐隐约约的马蹄声。

刘大娘惊慌地：“不好！鄂有财的兵搜查来了！你把孩子都当给我，快跑吧！”

些根花向刘大娘深深地行了些古礼，抱起小沐沦郑重地递过去：“谢谢大娘！这是我的孩子沐沦，就托给大娘啦！”

刘大娘指着山子：“这个也给我留下，你带着坠脚的孩子跑不出去……”

些根花流着眼泪：“这是丁大哥和李梅姐的后代，不管多难我也要带着！”

刘大娘打开后窗：“来，快从这儿出去！”

犬吠若狂，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。

些根花很快地背上小山子，山子大喊着：“弟弟！弟弟——”

沐沦哭喊着跑过去，紧紧地抱住母亲的大腿：“妈妈——哥哥——”

些根花又抱起自己的亲骨肉，难舍难分地亲了亲，滚滚热泪流在孩子的小脸蛋上。

传来猛烈的敲门声。

些根花含着泪花最后看了看沐沦，扭头一下从后窗户跳出去，消逝在无边的暗夜里。

沐沦的嚎陶声。

更猛烈的敲门声和喊声。

刘大娘去开门。

皮占彪领着好几个兵丁闯进来。

皮占彪看到刘大娘怀里的小沐沦：“谁的小崽子？”

刘大娘：“我的小孙子。”

皮占彪打晃着小沐沦身上的破些古长袍，奸笑一声，说：“胡说！这是个些古羔子！”他作了个手势，两个兵痞上前，抓住小沐沦就提了起来。

刘大娘猛扑过去抢孩子，被皮占彪踢倒。

沐沦撕心裂肝的哭声。

八

山上的冰已融化了。

冰河解冻了。

蓝天，白云，雁回塞外。

茂密的白桦林，一望无际的草场。

些根花拉着十岁的山子走出树林。远处，羊如白云，马似旋风。

大泽，泥塘，苇丛。些根花领着山子在泥泞里艰难行进。风啸，雷鸣，大雨如注。母子俩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在泥泞中行走。

无边无际的沙海。戈壁矗立，沙丘纵横错落，红柳、沙枣丛生。

骄阳如火。些根花领着孩子在沙漠中奔走。她们爬上高高的沙梁，一不小心从沙梁上滚落下来。饥渴，嗓子象要冒火。她们又顽强地爬到沙梁上。

些根花深情地回头瞭望。

山子：“妈妈，我弟弟现在在哪儿呀？”

芫根花无限深怜地：“谁知迟呢？这阵儿他也跟你一样大啦！”

九

小沐沦已经十岁了。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，手拿大鞭在放羊。他瘦成皮包骨头，头发很长，满百伤痕。

鄂有财骑着高头大马，顺着大路往他的地主大院奔来，后面跟着五、六个兵痞。鄂有财来到沐沦跟前。问旁边的皮占彪：“这个芫古羔子。会放羊吗？”

皮占彪：“会，得经常敲打着才行。”

鄂有财来到沐沦身边勒住马，拿马鞭敲了敲小沐沦的头，问：“哎！小芫古！你放的这群羊是多少只？”

小沐沦横尸冷对，好象没听见似的，理也不理。

皮占彪：“老爷问你，听见没有？”

小沐沦依然不理睬，坐在一块石头上。

鄂有财生了气：“这小畜生，大概不识数吧！他们芫古人生来就是愚蠢的。”说着往小沐沦头上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鄂有财扭转马头。小沐沦站起来，眼眸里喷射着仇恨的光芒。他举起大鞭往鄂有财的马屁股上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那马猛然向前一跳，鄂有财往后一仰，从马背上滚下来。

鄂有财满脸是土，疼痛地抚摸着头，呲牙咧嘴地喊：“打！给我打死这个狗崽子！”

好几个兵痞猛扑上来。马鞭在小沐沦头上乱飞。

鲜血顺着小沐沦的脸流下来，他昏倒在地上了。

傍晚，小沐沦从血泊里爬起来，又倒下去。

深夜，小沐沦满百泪痕，踉踉跄跄走在草厖上。

白天，几只老鹰在草厖上空盘旋。五十来岁的图门老人，骑着马，背着双腿猎枪出现在山头上，他望了望老鹰盘旋的方向，纵马驶去。

小沐沦昏倒在草厖上。

图门老人来到小沐沦跟前，把他抱起来。

十

尘埃弥漫的乡间小路，两条车辙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。秋风萧瑟，黄叶凋零。高大。壮实的山子已经十五岁了，他扶着蒙根花在风尘中长途跋涉。

他们来到一个山包上，看到不远处燃烧着的村庄，垭头上飘扬着一百太阳旗。

头戴钢盔的日本兵在乱窜。

鬼子兵赶着一群被捆绑的农民从村口出来，些根花、山子忿怒地看着。

十一

宏伟的黄河。滔滔大浪，飞流直下。

艰苦的岁月，使些根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，眼角上已经深下几道皱纹。但双目炯炯，精神奕奕。母子俩站在黄河岸边瞭望。

黄河波浪滔天，劲风吹动着些根花的头发和褴褛的衣裳。